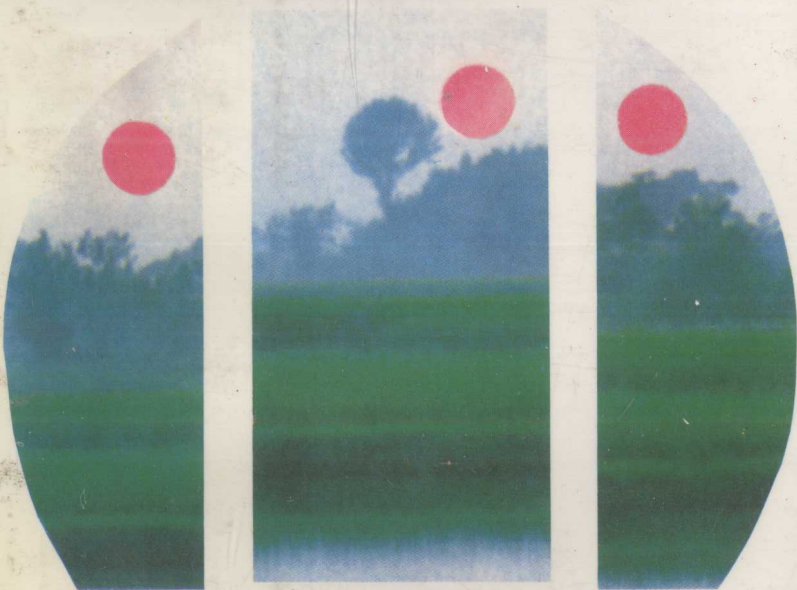


THE EYES OF JUNE

THE EYES OF JUNE

THE EYES OF JUNE



六月的眼睛

冯永祺



六月的眼睛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孟嘉福

六月的眼睛

冯永祺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8\frac{5}{9}$ 字数: 140 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22-01608-2/I·412 定价: 4.30 元

目 录

走马鸡足山·····	1
大理雨·····	9
人生如歌·····	20
六月的眼睛·····	28
苍洱流韵·····	39
请听西双版纳说·····	49
果真是你，大槐树·····	61
八宝行·····	69
那片芳草地·····	75
大海的召唤·····	86
情深水长是漫湾·····	95
巍山风景·····	106
一片松林，一片绿·····	110
王琳？王琳！ ——柯仲平夫人其人其事·····	118

狂飙诗人柯仲平·····	136
体坛彩珍	
——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剪影	
·····	155
第一位佩戴奥林匹克勋章的中华中国	
·····	174
南行梦	
——悼念艾芜老师·····	182
艾芜与瑞丽·····	190
丁玲与康朗甩·····	197
舞之魂	
——舞蹈家马远敏的一段风雨人生	
·····	210
普飞在飞·····	230
佻山精灵董秀英·····	251
沙甸一骏马·····	270
肖荣和他的“嫁衣”·····	278
文如其歌（编辑后记）·····	刘存沛287

走马鸡足山

有人问我最近到哪去了，我说走马鸡足山。人家睁圆两眼说鸡足山高三千多米，悬崖峭壁山路曲折，岂能走马。不信。

我真是走马鸡足山回来。

在城里住久了，睁眼就见一幢幢房屋也就是一面面墙壁。从窗口望出去，无限大的天空，被墙切割成零零碎碎几小块。视野被堵，心也被堵。堵久了，怀疑自己有一天两只眼睛会变成以寸光为能见度的鼠目，心呢，变成一只酒杯，小酒杯，滴水翻滚都当成九洲波澜，四海云水。我相信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借群书去认识古今中外，可以使眼界和心胸开阔，但那是借他人的眼睛，借他人的胸怀，

毕竟间接。堵久了，读久了，常常渴望更上一层楼，更登一重山，在远处放眼，极目四周，这样目光和胸怀会远大一些。

家住五华山旁，不时去山上最高处远眺。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半城春光，那怕只是半城景色，体会到眼界宽一寸，心胸宽一寸，头脑的容量也增一寸。比如在灿烂春光之侧有浓烟滚滚，可知有一角污染不轻。

得寸望尺，得机会就去爬西山，上龙门，不管龙门方寸之地如何拥挤，挤得人大汗淋漓，庙中魁星手中的断笔湿漉漉像要滴下汗水。让双脚占领立锥寸土，凭栏放眼，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清代寒士孙髯翁因此而“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我看到“四围稻香；万顷晴沙”，和对空阔无边的欣喜。大观楼在远处，郭沫若的名句“果然一大观”是1961年他登上大观楼写《登楼即事》一诗的第一句，是登高放眼发出的惊呼。眼中有大观，郭老凭栏披襟久望，不觉“雄心溢两间”。

我在龙门上久久不肯让出寸土，来去人士不时相互推攘，使我几次失去脚下寸土然后又奋力收复失地，拼搏出一身热汗，都为了这登高，这放眼。

早已知道云南宾川县境内的鸡足山山高三千多米，徐霞客两次登山，说此山“四景”、“八观”、“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何况乎全备”，明代状元杨升庵不顾谪贬之苦之辱也登此山“作诗文一册87页”，极尽赞美。鸡足山美极、险极、幽极。我更向往那山之至高处金顶，在那里放眼，奔来眼底绝不止五百里天地。登鸡足山去，不上绝顶心不甘。于是自不量力地挤进一群年富力长腿足矫健者的行列中。

车抵山麓，抬头仰望，山在云雾中，冲向苍穹，不见绝顶。密林森森，深不可测。有石砌小径蜿蜒而上，可以推想其盘桓出没，傍崖临水，幽趣盎然。要登极顶非经山径不能至，一步一步，没有捷径可循。腿足矫健有攀登自信的人已踩上山路。掂量一下自己，我怕登上绝顶时累得瘫倒，眼都睁不开，还放什么眼，岂不辜负此行。其时，我已被数十匹毛色晦暗，为增加主人收入而鞠躬尽瘁，发挥余热的老马包围。

鸡足山高，登高不容易，自己腿力不济只好借助马腿。第一次骑马很心虚，没本事一脚踩住马镫，纵身上马，全靠老马的主人，十三

四岁的少年马信扛着抬着好歹把我弄上马背骑着。前前后后十多匹老马都由主人保驾，牵着马缰亦步亦趋蹄声杂沓地登山了。最初几分钟，我吓得冷汗顺着背脊流，脸色也随之蜡黄，只觉山摇地动，如楼将坍。少年马信已很熟知我这类雇客的情况，边走边安慰说不怕，不怕，过几分钟就好了。几分钟后我已琢磨出一点点马上节奏，俯仰之间，自己估计形象还过得去。轻松感一来，自笑原以为是马就立马太行山，饮马延河边，必定南征北战。要不就踏花归去马蹄香，就浅草才能没马蹄，充满诗意，没想到老马爬山，陡峭处，我得扒在马背上，诗意毫无，倒很实用，不这般模样我怎能攀上绝顶。

鸡足山有自然博物馆和国家森林公园的美誉。只见山路两旁，有龙棕在崖壁盘曲如龙伏地透迤，有大片栲林树干爬满绿苔，长长的绿鬚从树冠垂下，万千纓络直垂地面。据说冬季一到绿鬚就变白发，长须轻拂，又是别样意趣。

树多鸟多，这里唱那里应，百种鸟百样音，第一次听这么多鸟鸣，登山先放耳，开眼界。

山路上人成阵，马成阵，相跟着向上，速

度差不多。山路都是青石砌的，陡而滑。马们走着走着就弃路踏进路旁小沟。大雨之后，沟里尽稀泥，老马四蹄交错在沟里叽里呱啦走一字步。走走耐不住又去石砌山路上走几步，马蹄铁和青石碰出金属尖利的声响。

登山虽然一路有秀色可餐；又借用马腿减少辛苦，还是体味到跋涉的艰难。鸡足山大小溪泉有百余处，山路旁不断有泉水淙淙而来，在平坦的小山凹里留下一个滩或者一个潭，四围野花嫩草，登山人到此留连片刻。老马们忙里偷闲急忙去汲几口泉水嚼几口嫩草。我则意外地领略了饮马鸡足山的情趣。

据说天下能称为名山者必有三个条件。一是自然景物必须幽静、深邃、奇异、险峻；二是必须有宏伟的佛寺、道观即“天下名山佛占多”；三是必有名人遗迹、神话传说。

鸡足山不愧为名山。自元朝有僧人在山结茅潜修以来，现在尚有十一座古寺。经过几处，虽然没有下马进寺但见倚山就势，红墙绿树，气派肃穆。听说各古寺均收藏不少名家字画，其中不乏珍品。

夕阳正好的时候，老马送我在慧灯庵借宿。此庵建于明代，1983年重建。晚风轻轻摇

响大殿檐角下悬挂的风铃，叮咛叮咛，声音悠悠扬扬。庵后一株古山茶，二百四十岁却满树绿叶，生气勃勃，一抹夕照落在树上，一片嫣红，就像早开了山茶千朵万朵。

庵中有一幢两层木楼，数间客房，木床上棉被厚五公斤，任深山古寺风寒露重，足可保证温暖。明天绝早，借黎明到来前的几许星光，沿山径向上，一个多小时后就到金顶。

庵中可供素餐，一顿素食入肚，坐在大雄宝殿外面，听女尼们诵经和那木鱼如诉，不觉神清意静，超凡脱尘。所有骑马或步行到此的人，悄无声息地登楼上床钻进厚被中与寂静的山林一起归入沉寂。

被佛堂晨钟唤醒。树隙间渗下星光似有似无，庵门大开，人流无声地涌动，踏碎山路上厚厚的冷露。有人用树叶吹响《小河淌水》，“哥哎，哥哎，哥哎，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的深情呼唤，在暗夜，在密林，幽幽回荡。说不出是亲情，是诗意，是轻风，是星云，是什么样的揉合，交融，产生了什么样的氛围与心绪。如不登山，如不登山就登绝顶，那能有如此难以言传的经历，美妙得一生难忘的瞬间。

在《小河淌水》的音颤中早醒的鸟儿，争

着唱出第一声带露的歌，怎么会有这样清新甜润的歌喉，怎么也是这样颤颤地带着许多情。有《小河淌水》，有带露的鸟鸣，登山的脚步轻盈如有朵朵祥云托送。“行百里者半九十”，从慧灯庵到金顶这段山路是登高全程最奇峻而且最难走的，一行人却在又难又似乎不那么难的境况中冉冉登顶。眼睛豁然一亮。微微晨曦，淡淡朝雾，造就一个迷迷濛濛中闪烁着百样光采的奇观，天地漫漫无际。在山下那么长久的年月，我从来感觉自己的存在是沧海之一粟；现在，此刻，我站在三千多米高的山巅，恍恍然如失去那一粟。是的，环顾四下，东边有万道霞光在天地交接处跃跃欲升腾，将喷薄；南边瑞云翻腾，势如潮动；西边苍山洱海在望；北边玉龙雪山，白雪载顶，银光如泻，奔来眼底的是一个宇宙。

金顶有寺名金顶寺，飞檐翘角，凌空欲飞，檐下斗拱相承，雕梁画栋，色彩鲜艳，是极富白族建筑特色的工艺。寺门外辟有宽敞的平台，可容多人在上放目。我置身其上，看看又踱踱步，想一想，不觉浮想联翩。眼前的茫茫大世界，不只是造物赐予的旖旎景观。历史在走来，滚滚红尘，社会烟云，大洋的此岸、

彼岸波涛与人事在走来。自古触景生情，由情而理，而生长许许多多认识，免不了回顾并展望。东邻西舍，远水近火，不由都进入眼界再入心入脑。

登高需要足力。足力不济可以借用马腿，创造登山条件。上到极顶除了看风景又从而引起浮想。在鸡足山顶踱步观赏思索半日，觉得思想上略有一种似乎可称为思想视野与境界的上升。自然也发现“理还乱”的重大局限。孙髯翁因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而激发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对历史有自己一番评说。他不仅是在龙门高处，思想或已高于龙门拥有一个制高点。

诸事注到我心头却纷繁零乱，因为我没有思想的“金顶”，做不到心随身高。不过，有了冲决那四围高墙，临高放眼，略尽思虑的收获。

我从金顶寺下到慧灯庵，老马与少年马倌正翘首望我，于是我再上马，回到山麓，觉得心还在高处。进到城里，对堵住视野的墙竟有了穿透意识或者是有了一点穿透力。

登高的意蕴颇有咀嚼的必要。

大理雨

大理县城背靠着苍山。它用从苍山拾来的颜色苍苍的大小鹅卵石砌成了九街十八巷的路面；家家户户也用颜色苍苍的石头砌成一人高的围墙；沿街沿巷有来自苍山的清泉绕着、转着，如古筝铮钹，声音苍然。这里山苍苍、路苍苍、水苍苍。苍，老也。大理果真是一座古城。

夏雨濡湿了大理；雨像泼墨，加重了古城大理的苍苍颜色。举着雨伞；听雨珠在伞上跳跃。小巷幽静。近于黑色的大小鹅卵石缝探出许多毛茸茸的小草，从一人高的墙头斜伸出一枝海棠，竖长着一株山茶，在苍然中吐露红艳。深巷今朝开山茶。古城花好，人在画中。

大理是古老的。明代的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说苍山应乐峰下的古塔“唐开成中建”，它屹立千余年，是大理古老的见证。

记不得还有哪个地方，诱我专程来访一次，再次，三次、四次，而今已是第五次，是否在既遥远而又现实的什么地方，应该有我的收获，然而总又未获？于是我才又来在这古城，探寻我迟迟未能收获的。

大理人爱花，惜花，而且善于种花，这就使大理花多，古城素有人人种花，花城一座的美称。寻花去也，去找“满庭芳”花主。据说这敢自称“满庭芳”的老人，是花就爱，其爱花之深，种花之多，只能去目睹，难于言传。

这里是“满庭芳”？黑漆剥落的双扇门缝里花影绰绰，花香微微，肯定满庭皆花，满庭芬芳。抬头但见门楣上三个红字“鹤云居”。好幽雅，好有仙气。

这里有墙断了，庭院已无遮掩地呈现在路人眼中，只见茶花海棠盛开，富丽的花色，婀娜的花姿，让人目迷十色，不知身在仙境还是人间“满庭芳”？想问询，无人影；探首间，几声犬吠，一头遍体油黑的狼犬在盆景交错之间高昂起头来。这里又是一处满庭芳，但没

有大书特书“满庭芳”。仍不是我要找的。

我原以为敢以“满庭芳”主自诩的庭院无需多问，一找就得，因为不同凡响；不料，这古城九街十八巷里几乎处处满庭芳，这岂不是一个凡俗的去处、一个并无特色的去处？好在古城里绕着、转着、有花相随，有水相伴，就任脚步继续走去，那怕永不停住也是乐事。

“改革、开放、搞活”带来好大的变化，大理古城有专为外国游客开设的蜡染服装店，顾客可以在店里选择中意的布料，再按各人中意的样式，立即由店里缝制，转眼即可新衣上身。信步随着几位身着蜡染衣裤的外国朋友走进一条小巷，几家小店门前窗台上放着或竹或松或大叶海棠花的盆景，小巧玲珑，颇雅致。他们站住了，问价了：“多少钱一盆？”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外国人学说中国话的音调。

这是一家书画店，店主微笑摇头：“不卖。是自己看的。”

“自己看？”戴蜡染布帽、穿蜡染西式宽松上衣、着蜡染西式又紧又短的裤子的金发女子讶异地反问。

“自己看，大家看！”店主指指自己再指指大家。

“不卖。”金发女子留恋地看着窗台上的盆景，向同伴们不解地比划着，说着走去。

花在大理得天独厚。种花人爱说：“这花，你看着在大理长得好，带到昆明又是一种样子，赶不上在大理好了。”这是大理人的骄傲。每年农历二月，他们骄傲地过朝花节，把养在庭院的百花，骄傲地奉献给大家，在九街十八巷搭成一座座花山，满城香风，满城花色。看花不够，再唱花。白族民歌《数花名》、《百花曲》，说是云南山茶甲天下大理就占了四十多个品种，紫袍、玛瑙、恨天高，大家乐数不疲。

朝花节是赏花节，群众性的赏花，并不是外地和本地人可以选优而买的花市。金发女子以为是花皆卖，那倒未必，难怪她要诧异。

身前还是那穿蜡染新衣的外国游客。这才发现一幢飞檐雕凤的高楼挡住去路。洱海泛舟，蝴蝶泉观蝶，鸡足山登高的“一日游”、“二日游”用红字大书在门厅两侧。金发女子们进去了，黑发操日本话的男男女女走出来，有朋自四海来，古城颜色苍苍的九街十八巷不仅留有当年杨升庵、徐霞客的足迹，也留下各国男女今天的足迹。